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文訣卷十八　　宋　樓昉　編

宋文

畫舫齋記　　歐陽修

文字宛轉以見出險而不忘險之意且言前日之險亦以仕宦自取之爾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其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

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虗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嶺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門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難必曰涉川葢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物所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

於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呌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湧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

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其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告因以置于壁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修

文字委曲善於形容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葢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犇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

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葢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髙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

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决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醉翁亭記

歐陽修

此文所謂筆端有畫又如累疊階級一層高一層逐旋上去都不覺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迴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輙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

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

賓歡也蒼顔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論狄青　　歐陽修

曲盡人情事體當時歐公只是為龍圖閣直

學士而已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

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求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陜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便今三四年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葢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言我輩之内出得此人旣以為榮遂相悅慕加以青

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畧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其稱説且武臣掌

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

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蚤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耳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

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而流議漸消則其節誠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言又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係安危臣愚不敢自黙

論日歷　歐陽修

可以見本朝典故及前後作史沿襲之失公

為史官而議論如此真得史官之職者也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大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陛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近年以来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

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備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閲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歷時政紀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

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歳月既遠遺失莫存
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
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
聖朝典法遂幾於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
復稱臣終始一宗事節皆不曽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
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
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
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

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敗（一作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龎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狀迹明白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

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録
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
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中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
點檢修撰官紀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
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
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違滯許修
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
有所會問諸處文書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

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此文出於韓退之諫臣論之後亦頗祖其遺意而文字無一語一言與之重疊真是可與爭衡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

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踰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朝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

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争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於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

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

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此之時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邪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

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

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祭丁元珍文　歐陽修

譏貶雖近乎太過然一時之毀譽决不能掩千古之是非觀此文然後知枉之語為有味也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耳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

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
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如蠅矢點彼白玉濯之
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
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
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
營一世殆榮華之消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
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
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

不遭讒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秋聲賦 歐陽修

模寫之工轉折之妙悲壯頓挫無一字塵涴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

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曰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来哉盖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凄凄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緑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

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也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揺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柰何其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

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祭蘇子美文　歐陽修

卓犖俊邁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吁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

窮達之際金石之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唯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没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毁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来舉予觴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不言蜀之險則無以見後来之喜不言險之不測則無以見人情喜幸之深此文字布置斡旋之法

蜀於五代為僣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於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来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靡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克内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

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廪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簡易詩所謂愷悌君子

者矣自公之来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徃来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崇古文訣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崇古文訣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左中允臣塘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崇古文訣卷十九

宋 樓昉 編

宋文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不歸功於己而歸功於上最為得體叙干戈用武以至平定休息施於滁則又着題詩也讀之使人興懷古之想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

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所在爲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

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將他州外郡宛轉假借比並形容而錢塘之之美自見此此別是一格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

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寛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覧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盖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

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川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

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盖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如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娱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盖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

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讀李翺文　歐陽修

文有離合收拾在後面數語上亦有感之言也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

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為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冣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况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

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柰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五代史一行傳論　歐陽修

不敢以無人待後世忠厚之至也而所得者

又寂寥寡少如此有悲傷不满之意焉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無復㢘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

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過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

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畧可録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只看盛衰兩節斷盡莊宗始終又須推原昔何為而盛今何為而衰其盛也以其有志其衰也以其溺心憂深思遠詞嚴氣勁千萬世之龜鑑隱然言意之表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

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

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讀之使人憤痛而悲傷深於世變之言也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

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謬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

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

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内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葢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宫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

脅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召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轉折過換妙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

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

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

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亦因以自警焉

論杜韓范富　歐陽修

辨君子朋黨大臣專權曲盡其情足以轉移人主心術之微彌縫國政之闕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顔惟賴聖慈幸加省察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善良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摇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摇

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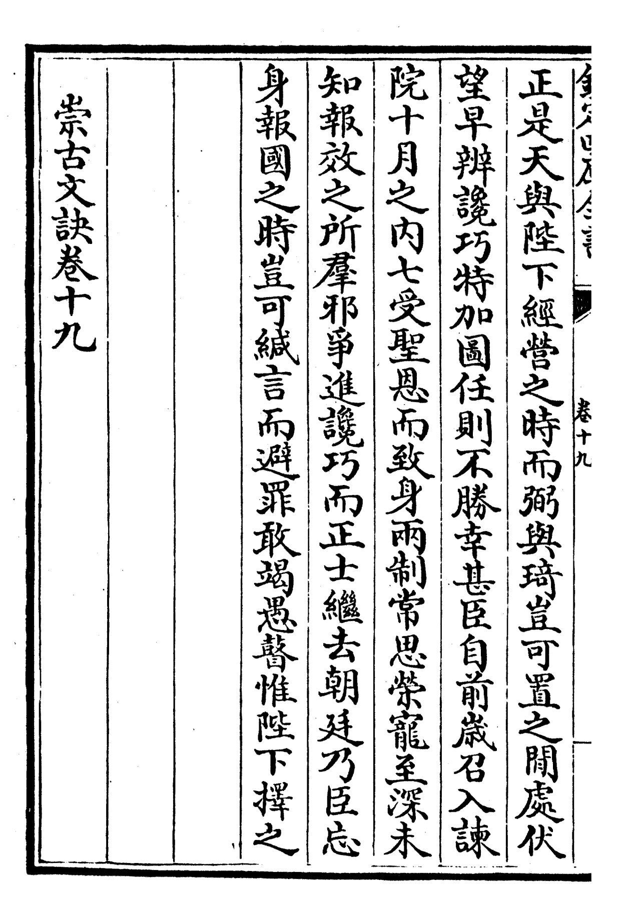
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寛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

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陜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避讓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别有所為陛下

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畧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臣方恠弼等蒙陛下

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方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

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
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
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
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
而使羣邪相賀于内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
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
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絶羣謗委信
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邊交爭未已



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崇古文訣卷十九

崇古文訣卷二十

宋 樓昉 編

宋文

潭州新學詩并序

王安石

筆力高簡百來字中有多少回旋委折真所謂以一當百者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築廟學于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幣潭人曰公

為善政以德我又不勦我而為此學以嘉我士子誰能
詩乎以誦我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有嘉
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與仲庾氏吳振養矜寡衣之褰
襦黔首鼓歌吏靜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廬上漏旁穿
燥濕不除曰嘻遷哉迫阨畀汚當其壊時適可以謀營
地慮工伐梗楠櫧徹故就新為此渠渠潭人來止相語
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從者如水公曰誨
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為己躬行孝悌由義而仕

神聽汝助況於閭里無實而夸非聖自是雖大得意吾猶汝恥士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遠公休

新田詩并序　　王安石

唐多流民以水利廢而多凶年故也而此詩

此序讀之全然不覺往復宛轉含無限意思真文字之妙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蕑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尚書比部郎中趙君尚寬之來

問弊於民而知其故乃委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興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為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一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橐耜以來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土不可賤取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為稌穲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輓負擔出于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為數而唐之私廩固有餘循吏之無稱於世也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為作詩詩曰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

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千百其來其來僕僕鏝我新屋趙侯劭之作者不饑歳仍大熟飽及雞鶩僦船與車四鄙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覲者秭于水濱問我鰥寡侯其歸矣三歳于兹誰能止侯我往求之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以儒者而為浮屠氏之文得體者㝡難自首至尾抑揚高下重彼所以傷此感歎之意見

於言外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

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盡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吾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如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所謂材者寧獨禮邪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

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法度森嚴詞意涵蓄其褒余公處亦兼有抑揚不輕易下一語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

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襃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衞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

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冦盜起而擾中國方是時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毁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恃以為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甞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

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其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乘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記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告

後之人焉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意有發明文有涵蓄叙事有法又其餘事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細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隷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寡孤獨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

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户七百八十收
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
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
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
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
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剌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
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
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

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賔也凡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乃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

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謷然自得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幾無憾乎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轉折有力首尾無百餘字嚴勁緊束而宛轉凡四五處此筆力之絕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

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盗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盗之力哉夫雞鳴狗盗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文字宛轉抑揚中間一節曲盡作史情態古今史筆得失只在公私疑信之間其論甚備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

絶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

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

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

痛疢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尚少

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

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

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

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

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議論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茍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破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過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

有恨哉

答段縫書　王安石

不純以曾鞏為賢亦不以為不賢不純以段縫為不是亦不以為是閑闔宛轉一妆一放

非特善出脫曾鞏尤善自出脫

安石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麤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惟安石無

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議論在安石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髪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甞曰吾宗敞所賴者此兒耳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之則誰不可

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矍然鞏固有以教安石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安石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畧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絶故且規之規之從則已故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

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
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
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
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
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
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甞親輩也顧亦過於聽耳足
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
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

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為孝孔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明州新刻漏銘　王安石

當與坡公徐州蓮華漏銘兼看坡公之超卓荆公之收斂於此可見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

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
謂何夘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
之彼寧不勤得罪于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
謹哉維兹兹惟其中俾我後思

崇古文訣卷二十

崇古文訣卷二十一

宋 樓昉 編

宋文

族譜引 蘇洵

議論簡嚴字數少而曲折多非特文章之妙可以見忠厚氣象不可草草看過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

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

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于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

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詞氣嚴重有法度說不必有像而亦不可以無像此三四轉奇甚最好處是善回護蜀人

公蜀人也所以尤難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

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
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
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
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
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
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
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
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

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弃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

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

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

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騈騈
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
閨門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来期汝棄捐
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
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
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
公像在堂

審勢　　　　蘇洵

看他筆勢句法回護轉換救首救尾之妙縱橫之習亦見於此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

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方幸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

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

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

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盛大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于外及其後世失徳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擾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

馬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于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自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

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外羌強盛陵

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貿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之弱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

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

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愼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强政政强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强愚故曰乘弱之患

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

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茍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

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伯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仲兄文甫字說　　蘇洵

狀物寂妙所謂大能使之小遠能使之近此等文字古今自有數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

之令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湧號怒相軋交横綢繆放乎虚空掉乎無垠横流逆折漬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

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於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綉非不文也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

道之唯吾兄可也

管仲　蘇洵

老泉諸論中惟此論最純正開闔抑揚之妙

責得管仲最深切意在言外

管仲相桓公伯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竪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竪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竪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

人矣乎桓公聲不絶乎耳色不絶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

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寛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盖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

皆不足以抵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崇古文訣卷二十一